港區國安立法 撫平殤城傷痛

小虎Sir：燒傷身雖痛，見到黑暴毀港心更痛！

▲ 小虎Sir展示受傷手臂能屈伸的極限。 受訪者供圖

▶小虎Sir接受香港文匯報視像訪問時，展示其傷勢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黑暴回望

有一種痛，連打嗎啡針都止不了，去年參與止暴制亂期間被暴徒淋潑腐蝕性液體，以致14%皮膚三級燒傷的警員小虎Sir，親歷這種錐心刺骨之痛，他說：「初時唔適應這種痛，突然發作會痛到大叫出來。現在也經常痛到失眠。」還有一種痛，世上所有止痛藥也無效，它叫做心痛，小虎Sir和所有愛香港的人，親睹去年今日掀起的黑色風暴摧毀香港、荼毒青年，即使事隔一年至今仍心痛不已，香港文匯報日前專訪小虎Sir及多名受傷警員重溫「殤城記」，不約而同表示唯有港區國安法才能撫平這個哭泣城市的傷痛，保護我們的下一代，並帶領香港重新出發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

小虎Sir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視像訪問，他毫不忌諱地展示血肉模糊的傷勢，魁梧的身體上清晰可見深深的烙印，他的前臂、肱二頭肌及背部合共有14%皮膚三級燒傷，後遺症至今仍揮之不去，他說：「初時還以為留醫幾日便可以出院，未有想到最終在一個月內先後做了三次植皮手術，至今仍未康復。」

他表示，受傷後右手曾持續兩個月因包紮不能動彈，而出現肩關節炎和跟腱硬化，現在每日需要接受物理治療，「左手可以舉高，但右手受背部疤痕、體內的筋膜、肱二頭肌的傷口疤痕影響，活動能力受到限制，不能自由活動，未能像左手一樣舉高，存在很大缺陷。」

痛楚夜襲死忍 適應與痛共存

神經壞死最困擾他，「入夜後神經會變得活躍，我經常凌晨突然痛醒，有時會痛至失眠，醫生指情況持續會以年計，有人維持兩年，但也有人5年，甚至10年。」鐵漢如他，痛也只能死忍，拒絕打針食藥，「最初受傷，未適應時與人傾傾吓偈，會突然發作痛到大叫出來，但現時開始適應，痛的時候會按住傷口，抑壓痛楚，不想食藥，因為打針食藥只能止一時，我與痛楚必須長期抗爭，一定需要適應與痛共存。」

午夜夢迴，當日他受傷經過一再在腦海浮現，加入警隊13年的小虎Sir去年國慶日，被委派與防暴小隊到屯門大會堂戒備及保衛國旗及區旗，這是他自去年6月初爆發修例風波以來首次參與「踏浪者行動」。

當時，屯門大會堂外突然有五六百名暴徒集結準備破壞旗杆，小虎Sir與同袍展開驅散及拘捕行動，其間有暴徒企圖「搶犯」，小虎Sir馬上上前制止，因而被暴徒用槌擊中左邊鼻，隨後他突然覺得右前臂的內側刺痛無比，「這種痛很奇怪，不是被擊中的痛楚，是表皮感到灼熱的痛，開始懷疑受到嚴重傷害。」他轉眼察看手部的傷口，原本膚色較淺的內側變成深啡色，並冒出白煙，及滲出血水，出現紅色的水泡。

當時現場情況十分混亂，小虎Sir完全不知道是誰下毒手，潛意識告訴他需要即時沖水洗傷口，遂負傷企圖返回大會堂，每走一步都痛不欲生，一度跪在地上。由於通道被暴徒堵塞，一小時後救護車才到埗，「救護員用冰幫我敷，我痛到不停亂踢，去到醫院打咗八支嗎啡針仍未能止痛，要靠意志、咬緊牙關熬過。」

最痛：睹青年淪政治炮灰

就是這樣，他在幾乎無藥物幫助下與痛楚相處整整一年，但若論最痛，莫過於眼見青年被「洗腦」下，被人推到前線為政治野心家擋子彈，「他們受錯誤資訊、朋輩影響及物質誘惑下，參與違法活動，口口聲聲說所謂的違法達義，其實他們對社會有不滿、想改變香港、想當家作主，應該好好讀書，爭取做官將自己的理念和理想變成政策，而不是用犯法、威迫的手段破壞香港。」

他強調，「要清醒的終歸會清醒，如果到今日仍然執迷不悔的，繼續出來搗亂和搞事，這些人都是立心不良的，存心存意搞亂香港，這些行為不能姑息。」而港區國安法的落實，完善香港法律制度，令通番賣國、搗亂香港的人受法律制裁，意味黑暴分子和幕後黑手將窮途末路，徹底做到止暴制亂。

從小已立志加入警隊的小虎Sir，雖然因為執勤而嚴重受傷，但他表示絕不後悔加入警隊，並期望有天完全康復重投前線工作，「我是警察！之前見到有人破壞香港，我卻不能與同袍並肩作戰，感覺很難受，希望有天能在前線與同袍繼續保衛香港。」

■去年7月14日，沙田新城市廣場騷亂，暴徒用遮柄狂毆警察。 資料圖片

■ 火猴Sir坦言，事件對他心靈上的傷害，比肉體上的痛苦更深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火猴Sir：啲人好似喪屍咁，當我係殺父仇人……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高俊威）「除咗發噩夢，我一直唔敢踏足新城市（廣場）！點解佢哋會當我好似殺父仇人？我身為警察，做咗乜嘢要受到咁樣嘅對待同侮辱？」去年7月14日晚，隸屬警方應變大隊的火猴Sir被大批暴徒圍毆，死神近在咫尺。猶幸生死關頭獲同袍營救執返條命，事隔一年肉體上的傷疤早已撫平，惟心靈上的創傷仍不時淌血，最教他不寒而慄是青年暴徒猶如喪屍，見警員就大開殺戒，他搖頭嘆息說：「黑社會蠱惑仔都唔會咁樣！相信係被別有用心的人推波助瀾所利用，再加上羊群心理才做出這些事，我好為他們的父母感到難過。」

「我以為會死喺沙田！」

「我當時以為自己會死喺沙田！」在沙田區長大、看着新城市廣場落成的火猴Sir，在止暴制亂的行動中，一度以為自己會葬身於商場內，即使事隔近一年，他始終未敢再踏足這個自己長大的地方，「心裡仍有這條刺，要時間用正面的態度慢慢克服。」

當差廿多年、46歲的火猴Sir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，憶述當時四面受敵的境況時，仍難掩激動。當日沙田區遊行結束後，暴徒留在區內滋事，不少警員在新城市廣場被圍攻，火猴Sir連同機動部隊約70人奉命進入商場，驅散在場五六百名暴徒。

縱然勢孤力薄，加上當時警隊的裝備仍未完善，但火猴Sir與同袍無畏無懼，奮力進入商場平亂。火猴Sir歷歷在目憶述說：「我一入去，啲人就係咁衝埋嚟，我哋防線散晒，佢哋人又多，我哋每個人要應付四五名示威者，加上上層不時有雜物飛落嚟，我哋只靠一個圓盾同一支短伸縮警棍去驅趕同還擊。一兩分鐘後，突然有人衝埋來，我自然反應一郁，就成個人跌喺地，即刻俾三四人踩咗十幾腳，連眼鏡都跌埋。雖然暈暈哋，都仲可以企起身。點知隔一陣又再有人衝過來，我就好似蜜糖，俾蜜蜂不斷湧埋嚟！」

嘆港青被洗腦

倒地後，火猴Sir被大批暴徒揿住打，他激動地說：「我毫無還擊之力，好多好多人不斷用腳踢我頭，我唯一可以做的，只係用手保護自己頭部，以及叫自己頂住。」那刻的他意識漸迷糊，突然聽到有人呼喊：「唔好再打、會死喇」，施襲者才漸放軟手腳，隨後終於等到同袍來營救。他送院後頭部共縫三針，面部及手腳多處均有損傷及瘀傷，需留醫五天，出院後休養42天才復工。

這一役，除了火猴Sir還有最少十名警員被施襲致遍體鱗傷，更有警員懷疑被暴徒咬斷手指，慘不忍睹。火猴Sir坦言肉體所受的創傷，遠遠不比心靈創傷深，「我爸爸係警察，受佢影響我20歲就當差，從未遇過咁情況，對住十幾個蠱惑仔都唔會咁樣。啲人好似喪屍咁，失晒理性，當我係殺父仇人！如果我做咗衰嘢，俾人打心甘命抵，但估唔到身為警察，會受到咁樣對待？覺得好受辱！」

對於不少年輕人需為參與黑暴承擔法律制裁，火猴Sir感到十分可惜，「他們一直未被灌輸正確的思想和人生態度，再被別有用心的人推波助瀾利用，再加上羊群心理，結果需付上沉重代價。」他為這些年輕人的父母感到難過，也希望這些犯事的年輕人能因此而有所反省。

濤Sir：暴徒俾人矇騙，一除mask野獸變小貓

■濤Sir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高俊威）曾多次與暴徒埋身搏鬥的濤Sir形容，年輕暴徒戴上面罩與卸下面罩是兩個樣，「在mask保護下，他們不斷挑釁同指罵你，被制服及除咗mask後，好似由野獸變成純良的小貓。」雖然暴徒與警員總是壁壘分明，但濤Sir卻同情暴徒的無知，「佢哋係俾人矇騙、洗腦，以為做咗件事冇後果，到真係要承擔後果時至開始驚，唔少人俾人拉都即刻喊，因為好多人都心存僥倖，以為一大班人犯事，冇咁好彩俾人拉，結果真係被捉就好後悔。」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？他希望用信、望、愛感化這班迷途羔羊。

37歲的濤Sir加入警隊約20年，曾擔任多個不同崗位，去年參與「踏浪者行動」，與暴徒交戰無數次，其中最驚險是去年12月中的一次驅散行動，有人衝擊警方防線，他上前制服時，對方卻不斷掙扎逃脫，此時近20名暴徒撲出，對他圍毆及拳打腳踢數十秒，幸獲同袍挺身而出，他才成功脫險，「好彩當時的裝備已改善不少，我只係腦部受輕微震盪，面部有瘀傷。」

不恨施襲暴徒 堅持依法導正

他總結在黑暴肆虐期間所接觸到的年輕暴徒，有一大共通點，「很多都沒有人生目標，也缺少獨立思考能力，只是跟隨大隊人衝我衝，抱着見步行步的心態。」他希望犯事青年得到應得的法律制裁，以便向社會發出正確信息，警惕其他年輕人反思事件，重新建立正確的守護精神及人生路向。

對於警員不時遭敵視甚至攻擊，濤Sir坦言現在「差人唔易做」，許多警員若非使命感實在難以做下去，「我們不會氣餒，就算市民如何不滿意警隊，也不能抹煞警察的貢獻，社會需要我們執法，除暴安良，否則這個社會難有良好發展。」

他勉勵同袍們說：「難關不是你一個人過，所有同事陪你一起走，只要認清我們的使命、做好在社會上的角色就好。」

身為基督徒的他引用聖經經文「如今常存的有信，有望，有愛這三樣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」他表明從不憎恨令他受傷的暴徒，因為仇恨只會蒙蔽理智，只有愛和包容，才能解決彼此矛盾。而多元社會應可容納不同聲音，但卻不能以違法手段爭取及影響他人。如果大家都向着同一方向前行，社會將會很快復原。

去年至今警員受傷數字

資料來源：香港警務處 整理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